

乡土中国

张良皋

撰文

李玉祥

摄影

武陵 土家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乡土中国

武陵土家

文 张良皋 摄影 李玉祥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陵土家/张良皋著;李玉祥摄影. — 北京:生活·
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01.3 (2001.8 重印)

(乡土中国)

ISBN 7-108-01499-8

I. 武… II. ①张… ②李… III. 土家族—概况
IV.K28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0) 第56185号

乡土中国 武陵土家

张良皋 撰文 李玉祥 摄影

文图责编 李玉祥

装帧设计 宁成春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1年3月北京第1版

2001年8月第2次印刷

开 本 640×965毫米 1/16 9印张

字 数 55千字

印 数 10,001-20,000册

书 号 ISBN 7-108-01499-8/K · 317

定 价 30.00元

编者序语

几千年的农业文明，
蕴育出乡土中国的过去和现在。

乡者，故乡也。

土者，民间也。

吾乡吾土，是故土，是老家。

*

数字化的今天，

世界风云变幻。

现代都市人于历史留下的印痕已无可言说。

老村、古镇、旧宅、败祠、发黄的族谱，

或可引发人们对乡土中国的思索。

*

本系列旨在介绍中国民间传统的地域文化，

以图文随记的形式，

向大众传播中华本土文化之精髓，

复苏久远的历史场景。

为探究历史传承，反思文化变迁的人们，

开辟一片传统文化的博物馆，

乡土社会的史书库。

亦借此呼吁：

保护我们的民间文化！

珍视我们的历史！

前言

武陵何处？土家何人？一旦要为李玉祥君和我合著的《武陵土家》写前言，立即把笔踟蹰：首先感到无从下手，随即觉察一言难尽。

我们一般人初知“武陵”，大概自读《桃花源记》始：“晋太原中，武陵人，捕鱼为业……”这位渔翁发现了桃花源，出来后向世人讲述了一段神秘而美丽的故事，引起当时郡太守和“高尚士”如“南阳刘子骥”的浓厚兴趣而欣然欲往“问津”。故事里所谓“武陵”，是指东晋的武陵郡。两汉、魏、晋、南朝都沿用此名，治所在今常德市。在战国时这里本是楚地，秦灭楚，置黔中郡。当时必有不少楚人，避秦遁入深山，所以流传“桃源”故事。至今人们一提“武陵”，立即透出神秘。秦黔中郡本来还包括旧楚巫地，“巫”的神秘性更无待言宣。楚人“巫”、“黔”并称，秦人设郡统辖，这里初见载籍，便是一个带神秘性的地理单位。

武陵山发脉于贵州江口、印江、松桃三县交界的梵净山，东北行，穿过川东南，主脉成为湘鄂界山。武陵山脉北行过清江、长江，到长江北为荆山。武陵山及其西北作为川鄂界山的巫山山脉，都是由地质史上的“燕山运动”造成的“褶皱”，被清江、唐崖河、贡水、酉水交错切割，地理学上一般视为各自一脉。巫山到长江以北为巴山。武陵山·荆山和巫山·巴山都有大段南北走向，被长江、清江“夺路东下”，又加之众多河流深层冲刷，大片的石灰岩沉积地区被雕凿成极为复杂的“喀斯特”地貌，到处是奇峰、悬崖、峡谷、洞穴……另外也还有发育完善、景象壮观的“丹霞地貌”，如利川建南。即使请高明的现代地理学家来用文字描述这一地区，也难免顾此失彼，可以想见古人闯入这一地区，不啻进入地理大迷宫。“桃源地貌”在这里是家常便饭。若有渔翁，穿过腾龙洞进入利川盆地，穿过黄金洞进入毛坝“两汉十七沟”，穿过卯洞进入酉水河谷，见到的都是广袤几百平方公里的“桃花源”。

武陵巨洞以利川腾龙洞为魁首，清江干流通过此洞。已探出旱洞主干洞道 57.8 公里，全部洞厅面积 155 万平方米，支洞暂无完整统计，其总长当以百公里计。旱洞最高空间 237 米，最宽处 174 米。清江入

洞水量常年平均 30 秒立方以上，最大水量超过 1000 秒立方，其溶蚀规模完全可能为“世界之最”。其次巨洞为唐崖河所穿过的黄金洞和酉水穿过的卯洞。余如桑植九天洞、慈利黄龙洞、龙山惹迷洞……虽气势稍逊，但规模都大，景观亦奇，各有千秋，不亚于国内诸历史名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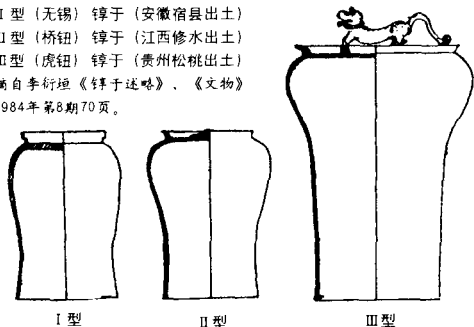
土家地区最高峰为巴山支脉之大神农架，在巴东县境北界，海拔 3150 米，高于峨嵋万佛顶(3099 米)，也高于五台山北台(3058 米)，号称“华中第一高峰”。在贵州的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海拔 2494 米，其附近的凤凰山高达 2570 米，都高于华山落雁峰(2200 米)。作为川鄂界山的巫山在江南一段的最高峰位于建始天鹅池，海拔 2090 米。作为湘鄂界山的武陵正脉，在五峰县南的壶瓶山，海拔 2099 米，算得武陵东端的最高峰。这些山峰，普遍高于泰山、黄山、匡庐、雁荡、天台……

“土家何人？”更难回答。现在知道：“土家”是一族名，自称“毕兹卡”。1956 年经多方调查研究，判明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少数民族。开始，愿意承认自己是土家族者，人口不过几万，地域不过几处自治乡。现人口已超过 600 万，仅次于壮、满、回、苗、维、彝，在少数民族中人口居第七。

土家分布，以武陵山区为主，巫山南北次之，江北荆山、大巴山区又次之。已建立自治市县的，湖北有恩施、利川、咸丰、来凤、宣恩、鹤峰、建始、巴东、长阳、五峰；湖南有永顺、龙山、保靖、古丈、吉首、泸溪、凤凰、花垣、桑植、永定（大庸）、慈利、武陵源、石门、沅陵、溆浦；贵州有印江、沿河、思南、德江、江口；四川（现建制为重庆市）有黔江、彭水、酉阳、秀山、石柱。周边其他地区，每有土家分布，有的如秭归、松滋、临澧……已成立若干自治乡。土家族分布区总面积约 10 万平方公里，相当于一个浙江省。

号称“神秘北纬 30°”的纬线，横穿土家分布区；自西向东，石柱县城、利川忠路、宣恩县城、鹤峰湾潭、松滋刘家场等，都落在此线上。环球此线所经，多高山、荒漠、大泽……，对人类并不“友好”，颇有文明湮灭，故尔号称“神秘”。此线在中国六次穿过长江干流，是区分南北中国的一条重要地理纬线。同样富于地理意义的东经 110° 纵贯土家分布区，自北往南，穿过建始、鹤峰、桑植、永顺、古丈、泸溪。这根线大致是中国东西两部的分界线：以东是山西、河南、湖北、广东；以西是陕西、四川、贵州、广西。最接近这两根经纬线交点的县城是鹤峰，即古容美土司治

I 型（无锡）镗于（安徽宿县出土）
II 型（杨钮）镗于（江西修水出土）
III 型（虎钮）镗于（贵州松桃出土）
摘自李衍垣《镗于述略》、《文物》
1984 年第 8 期 70 页。



所；就此意义而言，武陵土家地处“中国之中”。

这个“中国之中”的山区，海拔多在500—2000米；亚热带山区气候，四季分明，但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，平均气温在10℃左右，最高气温约37℃，最低约-4℃，无霜期在9个月上下，湿度大，雨量丰沛，年平均雨量1300—1400mm；气候条件很适合动植物生息繁衍。论理，这里得天独厚，在“神秘北纬30°”线上，算得仙乡福地，应该产生远古文明，而且繁荣昌盛，绵延不绝。

令人难于置信的事实是：土家族的远古文明早已失落，土家族的绵延历史久经隐没。尽管土家族的分布居“中国之中”，却连“毕兹卡”的“自称”也是到解放后才被重新“发现”。这个民族来自何方，稽考为难；这个民族历代史实散见正史诸《蛮夷传》和野史笔记之间，爬梳不易；足资考证的地下文物随三峡水利工程之建设刚刚露头，又将随三峡工程之建成永远沉没。近50年的研究虽收获颇丰，但要为土家族写一篇能得到公认的“简介”至今仍是难题——这也许正是引人入胜之处，本书的《历史冰箱》一节将为揭开这个神秘世界的一角作一番努力。

我们目前所能“揭开”的这一神秘世界的确很零星，但如果把零星的史实串联起来，武陵土家地区逐渐能被看出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地理单元。有的学者认为远古时代，这里可能土生土长一个“宓羲氏”（也就是“伏羲”氏）古族，所以有“毕兹卡”的自称保持至今。《山海经》所纪传说，这里有“巫载”之民，是行盐巴人的先祖。五帝时代，这里出现高阳、高辛氏族。夏代，这里是祝融氏的老根据地。商代，这里建立了庸国。春秋时期，楚国兼并了庸国，从此巴人所建的头

我国出土镎于地点示意图 摘自李衍恒《镎于述略》，《文物》1984年第8期69页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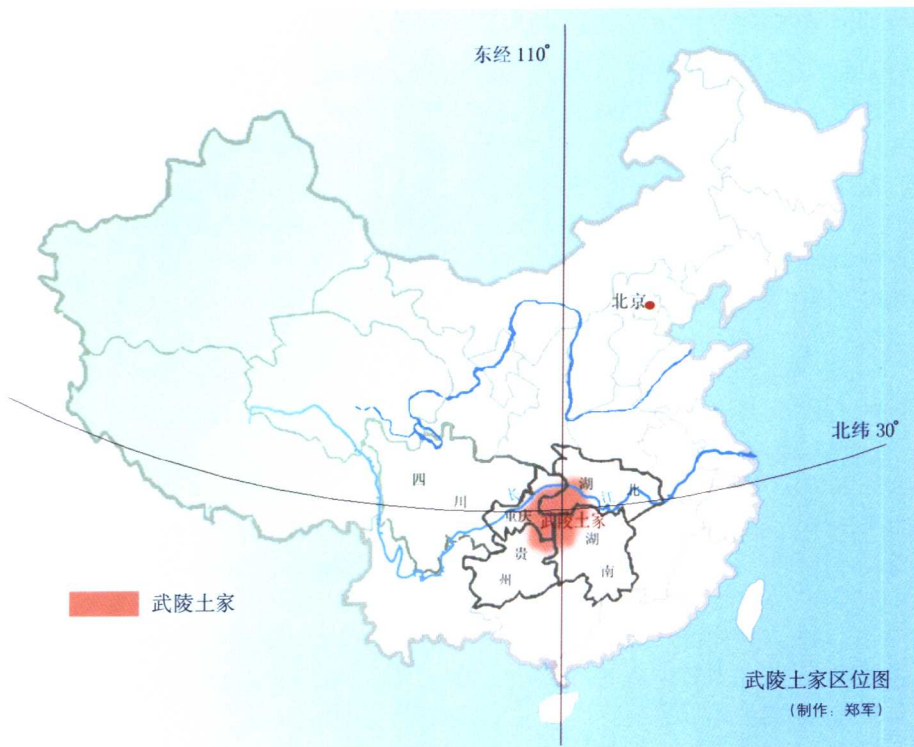
号大国的历史被楚国所掩。但从楚之巫黔，汉之武陵建制来看，这里显然还是一个独特的甚至完整的地区。近年考古学界就 镡于出土位置绘成分布图，可以看出武陵土家是“镡于之国”，土家的分布和镡于的分布互相覆盖，表示这一地理上的独特地区所生息的独特民族有其独特的文化。镡于只可能是土家先民的创造而流传四方，决不可能创自中原却如此密集地流传到武陵土家。土家先民完全可能最先进入中原而成为“中原土著”。土家先民的文化，或者说成更为通行于学术界的“巴文化”，完全可能是中原的前驱文化，其地位正像努比亚文化之于埃及。

这里的人文底蕴如此丰厚，任一位土家学者要作全局介绍也会感到难于着笔。我们所知有限，并不比当年寻得桃源的渔翁深入多少，即使很著名的永顺老司城、大庸玉皇洞石窟、凤凰黄丝桥古城等，我们也还未曾亲历。所以只能暂付阙如。有的武陵一角，例如张家界，早已名满天下，无须我们为之锦上添花，故尔宁可作从略。有的武陵边缘，例如湘西一带，早在沈从文先生笔下，被描写得充满诗情画意，我们万难争驰；但如果请沈先生介绍武陵堂奥之区，他也决不会使用同样笔法。我们无非和当年渔翁一样，情不自禁，乐于介绍，顾不得我们所知还处于“不足为外人道也”的水平。只有一点自信，比起当年渔翁，我们多了照像机。

武陵的奇峰异洞、悬崖巨瀑，可与世界上任何风景区媲美。更值得称道的是这里有着几乎四季如春的气候。海拔1000米以上的地区，夏季流行烤火，尽管目的是为去湿；1500米以上的高山台地，夏季烤火就是为采暖所必须了。在这段北纬30°线上，往东的武汉，往西的重庆，都得“火炉”雅号，居然有这么一大片清凉世界就在跬步之间。仅就避暑的作用而言，我们称武陵地区为“南中国的瑞士”决不为过。瑞士全境在北纬46°线以北，相当于中国的黑龙江省，气候凉爽，毫不为奇。瑞士面积41293平方公里，不到武陵地区一半，以避暑旅游为支柱产业，几乎成了世界的首富。而武陵地区至今大部尚未“脱贫”，简直不可思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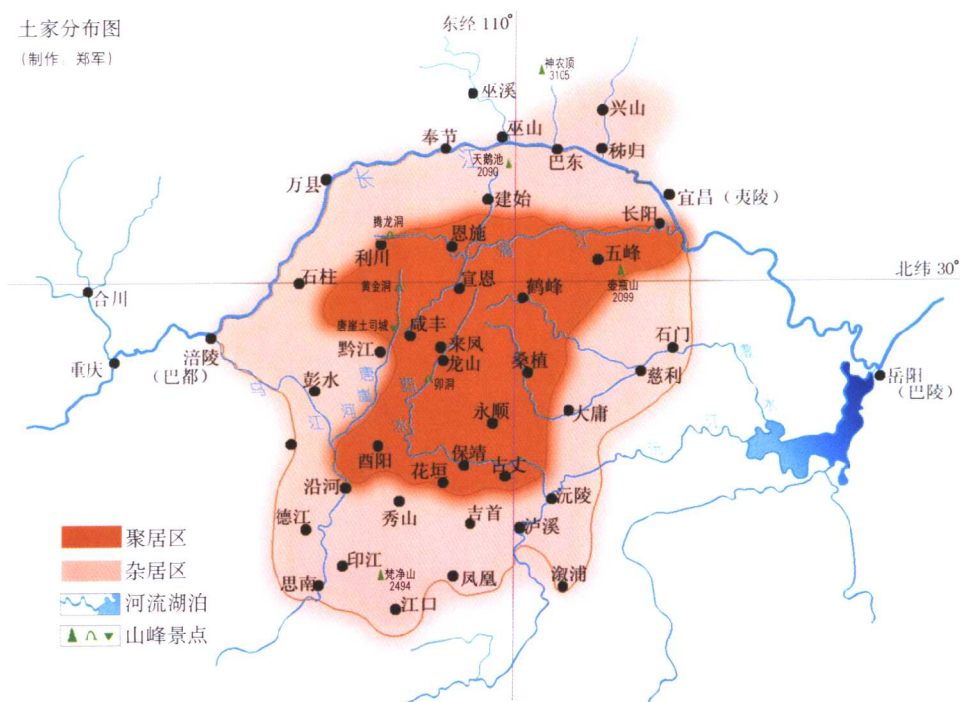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仍然深信：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，如此深厚的人文底蕴，武陵土家的闭塞贫穷理当改观。我们的愿望就是要努力使武陵土家为世所知。哪怕力不从心，也要向世人大声张扬这个桃花源，怂恿众多的“太守”和“刘子骥”来访问这个桃花源，开发这个桃花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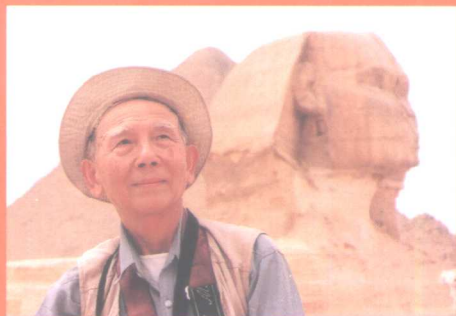
张良皋 2000年6月26日
于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



土家分布图

(制作: 郑军)





张良皋 湖北汉阳人，1923年5月生。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，工学士。曾在上海、武汉一些设计单位任建筑师，1975年退休。1982年应华中科技大学之聘为建筑系教授，现兼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。曾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，从事《鄂西土家族建筑的研究、保护与利用》、《中国干栏建筑综合研究》。曾与李玉祥同志合作，出专著《老房子——土家吊脚楼》。曾主编《中国民族建筑——湖北卷》，参编《中国建筑艺术全集·23·宅第建筑·四·南方少数民族卷》。即将出版《匠学七说》。



李玉祥 1962年8月出生，江苏南京市人。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。视觉艺术硕士。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。现供职于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。出版有《老房子》系列图集等专著。作品多次在海内外展出刊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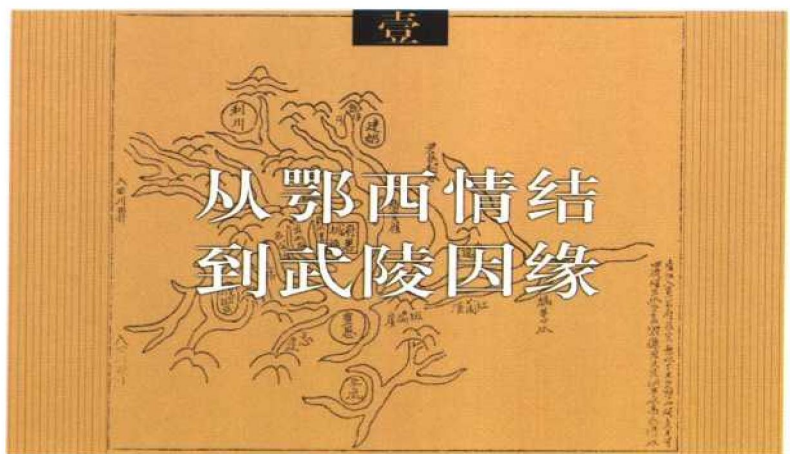
装帧设计：宁成春

电脑制作：泽浦工作室

目 录

前言	VI
地图	X
壹 从鄂西情结到武陵因缘 ..	1
贰 江山揽胜	5
叁 洞穴探奇	15
肆 荒陬杰构	25
城池	28
市镇	37
关卡	52
祠堂	56
学校	59
寺观	61
会馆	66

墓葬	67
伍 人世仙居	71
井院式干栏	75
吊脚楼群	78
陆 民俗宝库	89
土家的衣、食、住、行 ..	89
淳朴的表演艺术	98
柒 历史冰箱	105
《容美纪游》中的武陵 ..	105
历史冰箱中的奥秘	110
后记	129
申谢	132



行脚国中春复秋，
更无佳处胜施州；
少年曾饮清江水，
长忆深思到白头。

这是1984年3月，我第二次重返鄂西写的一首《答施州父老》。诗殊草草，但乃应《鄂西报》老记者吴韦先生之问，道出我的真情。

“少年曾饮清江水”之日，要追溯到一周甲子之前。1938年10月，日本大军压境，逼近武汉。当时政府决策，将武汉及周围平原地带的中等以上学校迁往山区，主要是鄂西武陵山区。这就使得将近三万湖北子弟，拜别故里，踏上征程。10月5日深夜，我所乘的“江顺”号客轮启航离汉口。我坐在船左舷帮带着的一艘巨大的“蚕船”上，全船满载五六千乘客，速度很慢，凌晨方过大军山，对武汉故乡作最后一瞥。此时船上或慷慨悲歌，或吞声饮

泣；亡国的沉哀和复仇的愤怒并上心头：不灭倭寇，报仇雪恨，有如此江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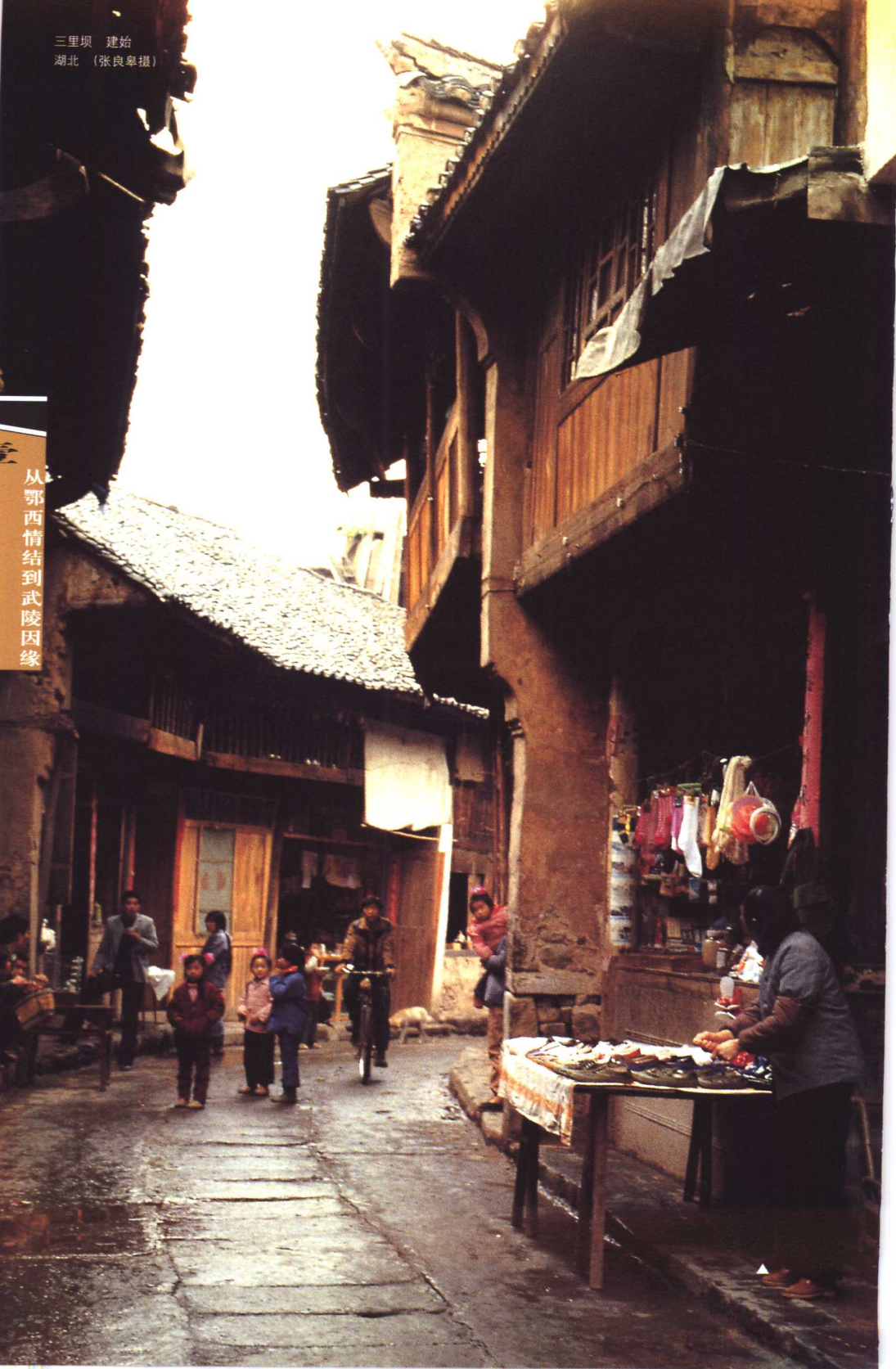
10月10日，是辛亥武昌起义纪念日，一个惨淡的“国庆”，我们抵达宜昌。10月25日，武汉终于沦陷——这是令人椎心泣血的日子，我们武汉学生像记得自己生日一样永远记得这个日子。后话先说：六十年后的这一天，我们湖北联合中学建始中学分校的同学聚会一堂，把这一天作为我们的“校庆”来庆祝，重温抗战歌曲，同样慷慨激昂，我们毕竟是胜利者。

武汉沦陷之后，聚集在宜昌的学生分批渡江，走旱路各奔学校所在地。在此之前，我们每听说鄂西山区地理如何险恶，人民如何贫困，但已义无反顾，只能怀着一颗忐忑悲凉的心，苍茫就道。

万万没有料到，鄂西竟像一位慈母，向我们敞开了她的胸

三里坝 建始
湖北 (张良举摄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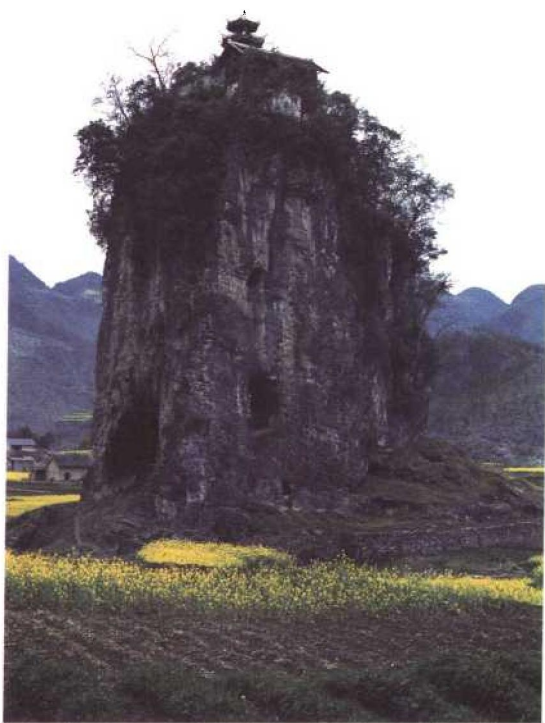
从鄂西情结到武陵因缘



怀。这位慈母尽管衰老、瘦弱甚至干瘪，但毕竟是一位慈母。鄂西的父老兄弟诸姊妹，如此纯朴善良，怀着怜爱，迎接我们这些仿佛久违的憔悴子弟。我们感到返回了更早的故乡，重温远古的旧梦。这里山川壮丽，品物丰繁，处处隐现着这位慈母青春的身影——她并不老，她早晚会再现风华。

我在宣恩读毕初中，在建始读毕高中，此后天南地北，人事鞅掌，没有机会重返鄂西。但是梦魂萦绕，不离鄂西，直到1983年4月，得到鄂西博物馆老馆长林奇先生的邀请，有了首次重返鄂西的机会。林奇先生为我借用一部吉普车，送我遍历鄂西各县，直到来凤“出境”，还托来凤县把我一直送到当时还属“草昧初开”的张家界，使我越过湖北省界，享受几乎全部武陵土家的温馨。

也就在这首次重返鄂西盘桓途中，我得重返建始三里坝，在那里我曾完成高中学业。这是



石柱观 建始 湖北 (张良皋摄)

一次令同学少年羡慕有加，令我自己悲欣交集的机会。当林奇先生见我再次告别三里坝，泪流满面，举起照相机连续胡乱拍摄时，不胜惊愕，当然也立即理解。林先生不是鄂西人，但为鄂西的文博事业，献出了宝贵年华，他是一位知音，不难产生共鸣。我填了一首寄友人的《破阵子》，首先请他斧正：

慷慨从君击楫，
嚶鸣念我垂髫；
和曲欣逢巴子近，
寻诗不计夜郎遥；

从鄂西情结到武陵因缘 3



杨洞 咸丰 湖北



笔者在鄂西

结友尽英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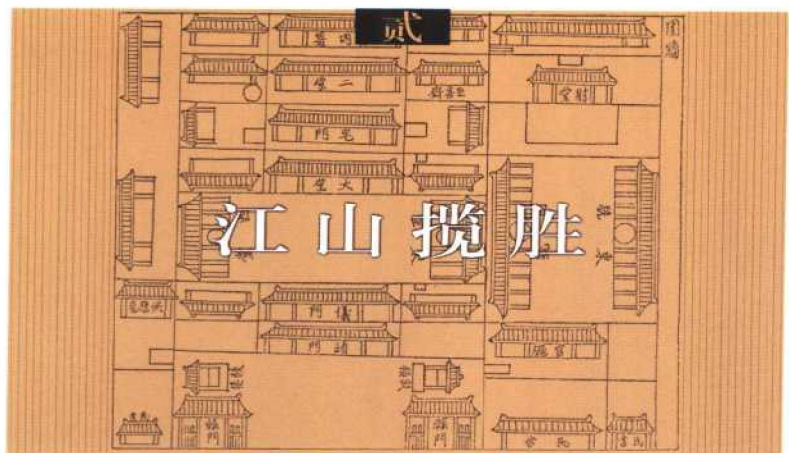
杖履而今重到，
梦魂已是千遭；
云影拂岩开锦绣，
松风叩壑奏箫韶；
爱濯清江涛。

林先生立即吟起辛弃疾的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，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……”当然是辛弃疾的好，我们同声为之击节。

即使是这第一次，我也满载而归。对鄂西，我解除了四十年的思念，却又平添无量数的情怀。例如利川“卧龙吞江”——其旱洞由林奇先生命名为“腾龙洞”，我得身历，深深为其雄伟幽深的气势所倾倒，认定其必为世界级洞穴，而热心向外界宣传介绍。腾龙洞名噪一世，我也叨光得到鄂

西父老的“认同”。此后十几年，我多次到鄂西，都蒙鄂西父老盛意相待，不把我当外人。这也引起旧日鄂西同游少年的羡慕，认为我简直生就了“鄂西情结”，即使语带调侃，也令我颌首欣然。

让我魂牵梦萦的已经不止于鄂西，而是整个武陵土家地区。除黔东北少数县份外，我的足迹已遍及武陵。我的“鄂西情结”早已扩大成为“武陵因缘”。武陵是一个鲜为人知，难于描画的神秘国度，陶潜《桃花源记》里面的古武陵人曾叮嘱造次来访的渔夫：“不足为外人道也”；我不自量，要向外人道出个中奥藏，就必须时时浸沉在深度回忆中，提取当年的新鲜感，同时“纵余目以流观”，作力所能及的横向比较，看能否存什一于千百，勉强勾画出一些轮廓。



回想1938年11月初，在我们踏上施宜古驿道的第一天，从宜昌河西点军坡走到曹家畈，沿路有一条溪河相伴，远山近水，相映成趣，并不凶险，自然解除了我们的“戒心”。第二天出门不久，翻过一道小山梁，在山口上见到一块石碑：“东湖县界”。宜昌古称“东湖”，这块碑告诉我们，已经进入长阳，不久就过高家堰，宿营木桥溪。这一带可谓溪山如画，秋情入诗，红树翠竹，色彩缤纷。我们第一次看见猴子，悠游自在地在溪边饮水，也见到竹林中成群的蜥蜴，在竹林中现着翠绿色，尽管它们有个“四脚蛇”的恶名，但一点也不可怕。木桥溪果然跨过山溪，那溪流很不“老实”，而是从山上唱歌跳舞而下，这是我首次看见多级瀑布。这些景色在鄂西本是家常便饭，但对我们这些上“第一课”的学生来

说，足够陶醉。四十年后我带着学生考察鄂西建筑，重过高家堰，他们也一齐兴奋起来。

第三天预定宿营地是贺家坪，我们首次领略到什么是“爬坡”。爬到中午饭后，总以为该“下坡”了，却不料还是一个劲地爬，直到贺家坪才结束。这一面坡，按现代公路里程精确计算是17公里，当年山道绕曲，当然不止此数，够我们这些小子们爬一天。但，我们也不觉累，到了贺家坪，仿佛是凯旋。

施宜大道按照“脚夫”的要价，号称七百二十里，但实际里程是588里。我们的终点是宜恩，再加90里，费了18天才走毕全程。中间在贺家坪休息一天，野山关休息两天，恩施休息两天。沿途的鄂西同胞，都以价廉物美的烤红苕、米酒（鄂西人叫“醪糟”）来款待我们，花生、板栗、核桃……还有一些从未见过的“珍